

陈 小奇： 给我的音乐听众 一种视觉冲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图/受访者供图



陈小奇

近期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涛声依旧——陈小奇个人艺术展”，将这位著名的词曲创作人又一次带回大众视线里。

1954年，陈小奇出生于广东普宁。他从1983年开始创作流行音乐，至今有近百首作品问世，其中约有200首曾荣获金钟奖、金鹰奖、中国十大金曲奖等奖项。

1991年，由陈小奇作词作曲的《涛声依旧》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流行音乐场的经典作品。他的代表作还有《大哥你好吗》《女儿红》《我不想说》《高原红》《为我的今天喝彩》《灞桥柳》等。

陈小奇是20世纪90年代许多歌手的幕后重要推手。1992年，他率先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了企划部，签约甘萍、李春波、陈明等人，捧红了这批新生代歌手。他更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以至于香港词作家黄霑生前曾说：内地有陈小奇，不必到香港。

40年后，将歌曲、书画等作品一并带到展览中的陈小奇又有着怎样的面貌？他如何看待当下的流行音乐？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粤潮客三地的文化滋养

羊城晚报：您当时是怎么进入流行音乐创作领域的？

陈小奇：我创作流行音乐已经有40年了。1982年，我在广东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担任戏曲编辑。第二年，唱片公司有一位音乐编辑找我帮忙给歌曲填词。一开始我是推脱的，因为我没填过歌词。对方说，你懂音乐，也填过古典诗词，写现代诗，应该没问题。我填的第一首歌是《我的吉他》，根据西班牙著名民谣《爱的罗曼史》填的词，歌曲推出后反响不错，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部音乐纪录片还把这首歌用作主题歌。第一首歌打响之后，作词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最后成了我业余创作的“主业”。

羊城晚报：为什么现在筹办个人艺术展？

陈小奇：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是广东流行音乐诞生45周年，也是我的流行音乐创作40周年。近两年我想回顾总结一下自己一辈子的创作

历程。所以，今年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集，收集了这几十年来所创作的各种作品，一共5卷，包括歌词卷、歌曲卷、诗文集、述评卷，还有书画卷。另一件事就是这次的艺术展，以前我举办过十几场个人作品演唱会，但艺术展从来没有尝试过。

羊城晚报：您的美学眼光、审美趣味主要受到过哪些滋养？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什么？

陈小奇：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广东，在广东三个地方分别居住了10年以上。我出生在普宁，属于潮汕地区，在潮汕生活到了11岁；后来跟随父母去了客家地区，在梅县一共待了13年，我的青少年时期实际上是在客家地区度过的；24岁时，恢复高考，我作为梅州考生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于是来到广州，在这里生活了45年。三个地方的文化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潮汕文化里“典重”的东西，比如潮州音乐；客家文化中质朴的东西，比如客家山歌；还有广府文化里这些既传统又比较洋气的东西，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我的文化审美。

另外，小时候我开始自学乐器，以民族乐器为主，对民间音乐、戏曲比较了解。中学时我喜欢上了古典格律诗词，当时也填过几百首，自己闹着玩。这些滋养最终形成我的整体审美观念和创作风格，这是与个人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的，因为风格不是学来的，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东西。

想为小孩写一些歌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音乐创作方向主要是做什么？

陈小奇：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唱片工业时代，我当时主要为流行歌曲唱片填词；到了90年代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期间也创作了一些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的艺术歌曲，包括一些合唱歌曲。到了2000年以后，我的创作重点转向了旅游歌曲、城市歌曲、企业歌曲，这几年主要是创作原创的少儿流行歌曲，整个变化大概是这样一条脉络。

五年前我成立了一个少儿音乐培训机构叫麒麟音乐，就想为小孩写一些歌。毕竟现在国内好的原创少儿歌曲并不多，专门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歌曲也很少，所以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

想为小孩写一些歌。毕竟现在国内好的原创少儿歌曲并不多，专门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歌曲也很少，所以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

羊城晚报：有歌迷说听您的歌曲“有山水画的意境”，音乐之外，您也喜欢书法与绘画，这次展览展出了您的部分书画作品。视觉的表达可以为音乐带来什么？

陈小奇：其实视觉只是一种补充性的东西，本身并不可能变成音乐的一部分。因为我的歌词中有很多画面感，有其内涵和意境，这是可以转化为一种视觉语言的，我当时就是基于这种想法进行创作。我希望给音乐听众增加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听觉艺术，留下的只是听觉的记忆。如果把歌词转化为书法和绘画，就能给听众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这种视觉冲击有助于强化他们对歌曲的理解或印象，可以获得另外一种审美的享受。

羊城晚报：近期或未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合作计划？

陈小奇：没有什么计划。我

的创作是很随机的，可能碰到某个题材，有感而发，就开始创作了。另外一种就是命题作文，比如城市、旅游、企业的歌曲，要根据所表现的地方或企业的要求，包括了解其历史背景去进行构思和创作。我不会单独注重哪个领域。这次的艺术展选取了二十几首作品，本身就涵盖了中国风、都市风、少数民族风、旅游歌曲、体育歌曲、企业歌曲、少儿歌曲以及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多个种类……至于合作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迎合听众不利精品产生

羊城晚报：网络平台对您的音乐创作有何影响？

陈小奇：现在推出了很多的神曲、网红歌曲。这种神曲我们想去写，但我们真写不出来，一写就觉得别扭。这条路子我不敢走，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进行创作，至于流不流行，不会想太多。

我觉得经典的作品就像山峰一样，它屹立在那个地方，历经几十年之后，大家仍然还能记得。现在的很多网络神曲，实际上它不叫山峰，叫“浪潮”。它会一下升得很高，甚至高过山峰，但很快就会掉下来了。神曲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一波又波不断有新的神曲出现，但基本上都是掀起一次浪潮之后就再也不见了。

网络音乐就是追求这种数量和速度，要的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把一首歌创作出来，能够契合这个社会当下的某种审美需求，然后把它推出来，迎合听众不断变化的喜好，但这并不利于精品的产生和文化的积淀。

羊城晚报：那您又怎么看待最近热门的AI写歌、“AI孙燕姿”，包括早已出现的虚拟歌手？

陈小奇：AI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它接下来对整个艺术创作肯定会造成一种颠覆性的影响，这是避免不了的，音乐也是这样。但目前来说至少在10年之内让AI在艺术创作上完全代替人类，我觉得还很难达到。最好就是让AI成为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目前我刚才开始接触，因为我这个年龄也不太容易完全掌握这种全新的技术。

网络音乐看不出地域差异

羊城晚报：如今的广东音乐发展出怎样的面貌？跟上世纪相比有什么不同？

陈小奇：现在很少有地方性流行音乐的概念了，已经全部合流。在上世纪后期，我们能明显看出来，广东创作的音乐跟北方创作的在审美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出来了。尤其当我们进入了网络音乐时代，就更加看不出地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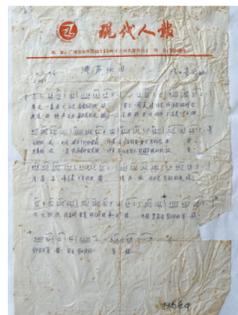
现在的网络音乐中有很多是广东的歌手和词曲作者，但如果不是特意去查证，只看歌曲本身，我们是很难判断它是来自哪里的，这也是文化融合、审美融合最终的结果。

羊城晚报：广东目前与香港流行音乐界有什么对话交流？

陈小奇：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与香港有一些交流，但不是特别多，因为协会主要还是为广东本土的音乐人服务。我们今年准备在香港举办一个国际少儿流行歌曲演唱大赛，大概在10月举行。参赛者包括内地、香港、国外的孩子，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各地的孩子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也是一种文化融合。

羊城晚报：您大湾区流行音乐发展有什么构想？

陈小奇：目前还没有想得那么细。广东的流行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形态，一直以来与港澳有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在，沟通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是不是称为大湾区流行音乐也许并不重要。我觉得还是民间自主地沟通和交流，包括作者个人的互相学习更为重要。



当年的手稿原件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红楼梦》里的俗语妙用

《红楼梦》是文人小说，尽管说些家长里短，也绝非市井小人物的杂俎。各路景致、规矩、场面、派头，足足可见一个有着严密秩序的整体世界。但《红楼梦》也从来不少世俗世界、底层人群的言语行动。因为高贵的家族也得有下人伺候打点，他们的言行就足以成为另一道景观。

《红楼梦》里各类丫环下人绝非无名陪衬，也是各有千秋。因为这些人，一些俗语粗言，也常会出现。如第五十九回，春燕等老下人一起弄弄真假。春燕自认为被老婆子责骂冤枉，申辩自己无错，说“我又没烧糊了洗脸水，有什么不是！”“烧糊了洗脸水”就是不曾犯错，而且也无错可犯的比喻，比“鸡蛋

里挑骨头”还要不可能。第六十一回，柳氏与小厮互怼，柳氏用了一句“仓老鼠和老母鸡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用以强调事情办得不合理。之前还有“拿草棍儿去捅老虎鼻子”来形容贾宝玉不顾他爹贾政正在气头上却偏又顽劣，结果自然可知。

仅就俗语俗语的频繁引用，就可知《红楼梦》的人生世界，颇有溢出华府而容纳天下大观之气象。《红楼梦》全书到处都有这种生活化的语言。尤其特别的是，明显更加细腻精致的前八十回，俗语的妙用反而更多。它们跟叙述语言的文雅不但没有不谐调的撕裂感，反而有庄谐有致的相得益彰之美。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人在低谷

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人在低谷时，不要打乱任何人》，我自己一直是这么做的，于是把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引发了不少朋友的共鸣、留言。有一位朋友留言：“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恰恰是懦弱扶贫，在一个人最低谷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可以不去打扰人，但此刻扶携者却不可忘怀。”我很赞成他说的“此刻扶携者却不可忘怀”，也曾经在好几篇小文里表示对帮助过我的人一直铭记并且感恩。

但我转发了文章之后却有点担心，因为就在昨晚，还有一位平常基本没啥联系的旧时下属忽然发微信寻求解惑，我尽我所能给了建议（尽管每当这

种时候我总是在心里轻叹一声：“医者不自医”。我担心的是：昨晚求助的这位下属属了我发的朋友圈会不会认为我在婉拒这类求助。但就如我曾经在《医者难医己》这篇小文里写的：朋友遇到心理问题求助，我没拒绝过。而且，在别人低谷的时候多探望，也已成了多年的习惯。

有意思的是：去找这些坐冷板凳的朋友聊天时，发现他们在这种时候都是做同一件事：静静地读书，不仅“不打扰任何人”，甚至有意尽量回避。他们和我都有同样的想法：难得有这么一段安静地读书，真好。等到他们又开始忙碌了，我就会换一种模式：他们有事找我的时候我才去。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不能被“八卦”消解



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以这种方式上热搜，让人瞠目结舌。

因为张继科的身份，不少平台仍把这事的相关新闻放在“娱乐”频道，评论区也能看到，不少吃瓜群众仍把这事当“娱乐八卦”“娱乐八卦”看待。指控赌博，涉及数额巨大，又被指拿他人隐私照当担保，这是大案要案，涉及严重的犯罪，绝不能当明星八卦看待了。不要在“炒作”“利益”“营销”“作秀”“表演”“公关”之类娱乐话语中消解这件事的法律严肃性，不要让“可查证的事实”被八卦口水淹没。有没有赌？有没有债务纠纷？有没有卖他人私

密照？到这种地步，事关公益、公德、公序和法律，已经没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占用公共资源”这回事了，必须用确凿可信的证据正面去辩。不是发生在名人明星身上的都叫“娱乐八卦”，它就被指控涉嫌严重犯罪。

一件事如果归于“娱乐八卦”，人们很容易以一种消遣的心态去看待、调侃、娱乐、阴谋论、窥探隐私、身份猎奇、口水纷争、浑水摸鱼，降低事实判断的标准，将真相“虚化”，是非“模糊化”，事实“口水化”，证据“姿态化”，以危机公关式的律师表演强硬表态、回绝证据责任。娱乐圈里存在这样一种虚无事实的倾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把可以弄清楚的“事实真相”变成“某方看法”，却把

一些“纯粹看法”当成“事实”。从“作秀”“炒作”“营销”这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说辞在娱乐评论中的盛行可以看出，一件事被当成八卦后，“看法”与“事实”的界限就没有了，真相就让位于了。不能让谎言和表演冠冕堂皇地自诩为“另一观点”或“知情者”。

一件事如果沦为“娱乐八卦”，很容易在消费明星隐私中转移焦点。这件事的事实焦点在于张继科有没有赌、有没有借巨额款、有没有拿他人隐私照担保，而不是其他。现在有一种很不好倾向，将讨论焦点往无辜受害的女明星身上转移，这是很不道德的。她是无辜受害者，无奈卷入舆论，她有权保持沉默，不受话题骚扰，不应该把她拉到舆论场中接受围观审视。严肃的公共事件，不要沾染娱乐圈虚是无非的作风。

●随手拍

盛夏如画

图/文 唐红生



进入夏季，万物开始繁茂起来。地处茅山革命老区的江苏句容，多为岗地，百姓因地制宜种植草坪，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绿草如茵，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的映衬下，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图为种草坪正在修剪草坪。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个中缘由



今天，在外用餐，听到邻桌一个母亲在厉声斥责她四岁的稚龄儿子：“不要把东西丢在地上！捡起来！”

孩子嘟着嘴，不情不愿地把鸡骨头和纸团捡起，负气地丢在桌上；捡得不干净，地上还残留着他制造的垃圾。上述母亲教训孩子，用意良善，遗憾的是，她在众目睽睽

下气势汹汹地叱责他，却没有好好解个中缘由，可以肯定的是，他日后还会重蹈覆辙。许多家长，对孩子最常说两个字是：不要、不许！不能！不可！不该！

孩子双眸充满了这个“不”字禁令，然而这后面的道理，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一旦触犯禁令，就会招来犹如“紧箍咒”般的责骂，所以，他们只好照做如仪。那些性子狡黠的孩子呢，还会阳奉阴违，根本收不到教育的效果。

实际上，在父母的“禁令”

里，是藏着长者的智慧和道德守则的，只要耐心地向孩子道明，孩子便会受惠终身。比方说，父母叫孩子不要朝地上乱扔垃圾，就必须向他解释那是与大环境的清洁有关系的；不许吃剩食物，那是因为地球的资源不能恣意糟蹋；闪电打雷时不该在户外玩耍，因为那涉及人身安全，父母更可借机向孩子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天文现象。以此类推。

孩子长期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当会长成一个自信、自重、自爱的人。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写给同行读的小说”



初见黎紫书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的是——一位盲女与一座城市女人的来信。小说是想，这是要写茨威格致敬吗？小说是用“你”的视角展开叙述的。既是虚构的，却有许多非虚构的部分；它还包含书信体，又有点像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海外华语小说家，在一个冬日午后收到一封用打字机敲出的信，满满的五张纸。伸手可以触摸到字迹凹凸，油墨深浅，力透纸背。信来自一位犹太老妇人“内奥米”，对方机缘巧合，读到她的一部讲述犹太裔老妇人与华裔女主之间故事的长篇小说，便在信中展开细致入微的评论：将其与茨威格·拉希里的《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对比，暗示她是改写原作，但可能损毁了原作，原作中对移民与美国文化的交汇与和解的表述，在她的改写下变得格局小了……这封来信掀起作家内心巨大的风暴。

小说讲述了即使在网络世界，一次跨越语种的“借笔”或“山寨”行为被抓个“现行”，仍然可能发生。如今从马来西亚移居美国一年半的黎紫书，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移民文学”，她说，这是一部“写给同行读的小说”。最近几年她“悄悄读了不少移民作

者的作品。其间发现了疑似抄袭的现象，裴帕与伊莉莎白·斯特劳特等美国女作家用英语书写的杰作，垂涎者随手摘得，摇头去尾，用中文稍加腌制一下，就成了自家作品，也能在各大刊物上堂皇发表。”于是，在新作里她探讨的就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该写什么？写给谁看？这些思考必然会让作者更强烈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或不存在，同时也很难不察觉自己与故乡（目标读者？）之间彼此渐行渐远——在你离开故乡时，故乡也在离开你了。”

想起读过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讲的是一位盲女与一座城市的故事，写出马来西亚的烟火氤氲。盲女天赋异禀，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透亮的“心灵目光”，感悟外部世界的繁复流转，借回忆之丝勾连起整个时代。时光流逝，而被留下来的人，就成了恒常。我尤其喜欢王安忆为这部书所作序言里的几句：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可是，到了“流俗地”却降为“人世间”。我感动于银霞、细娜、拉祖三人手牵手走在路上，罗汉护视音似的，没有芥蒂，没有障碍，混沌一团天简，简直要飞上天去，却又落地地面，做了俗人，还是要依着岁月长大。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



有些风景名声很大，看过之后让人觉得不过如此；有的风景静止不动，却让人惊心动魄。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属于后者。

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是我早就知道的一处名胜，但真正到那边散步，是2006年我在那里住的时候。记得是我在海德堡的老师克鲁姆带我去的，小道尽管在海德堡城堡的正对面，但却不容易找到。

这条大约有两公里的小道，一开始时特别陡峭，然后慢慢平缓下来。克鲁姆老师告诉我，那里是真正有钱人居住的地方，房子特别贵。从那里出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海德堡知识之熊——真理就在观察者的眼中”的铜牌子，还有诗人艾辛多夫(Eichendorff)的半身像，以及荷尔德林公园。之后可以沿着小路蜿蜒上山，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小道——透过有时不那么浓密的灌木丛，可以看到美丽的内卡河，再往远处看，还可以看到老城区三座高耸的教堂。

尽管海德堡大学与包括黑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很多哲学家的名字紧密相连，但哲学家小道的名字，很可能并非由于某位哲学家而来，而是因为海德堡的浪漫主义正对面，但却不容易找到。这条大约有两公里的小道，一开始时特别陡峭，然后慢慢平缓下来。克鲁姆老师告诉我，那里是真正有钱人居住的地方，房子特别贵。从那里出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海德堡知识之熊——真理就在观察者的眼中”的铜牌子，还有诗人艾辛多夫(Eichendorff)的半身像，以及荷尔德林公园。之后可以沿着小路蜿蜒上山，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小道——透过有时不那么浓密的灌木丛，可以看到美丽的内卡河，再往远处看，还可以看到老城区三座高耸的教堂。尽管海德堡大学与包括黑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很多哲学家的名字紧密相连，但哲学家小道的名字，很可能并非由于某位哲学家而来，而是因为海德堡的浪漫主义正对面，但却不容易找到。这条大约有两公里的小道，一开始时特别陡峭，然后慢慢平缓下来。克鲁姆老师告诉我，那里是真正有钱人居住的地方，房子特别贵。从那里出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海德堡知识之熊——真理就在观察者的眼中”的铜牌子，还有诗人艾辛多夫(Eichendorff)的半身像，以及荷尔德林公园。之后可以沿着小路蜿蜒上山，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小道——透过有时不那么浓密的灌木丛，可以看到美丽的内卡河，再往远处看，还可以看到老城区三座高耸的教堂。